



AI 制图

妈妈眼里的笑意

周然 中宁县徐套九年制学校八年级
指导老师 黄荣

窗外梧桐叶飘落，我踩着“金黄地毯”拐进小巷。站在四楼厨房窗口的妈妈眉眼一弯，热牛奶般温热的笑意便裹住了我。这笑，在巷口等了我许多年。

一年级的冬天，她蹲在门口系围巾，指尖冻得通红。我仰头问：“冷吗？”她用围巾遮住我说：“别怕，有我在。”那一刻，风好像停了。妈妈的围巾里藏着温暖。

上四年级时，我数学月考只考了71分，攥着卷子在校门口徘徊到天黑。回家后，我低头哽咽，却听见她深吸一口气，再抬头时嘴角已漾起笑：“71分吉利，‘七上一下’，下次冲八！”笑意里闪着晶莹的泪光，比任何批评都让我发烫。那晚的台灯下，她陪我重做错题的影子，成了最暖的励志画。

六年级毕业典礼，我作为合唱指挥登台，大脑却一片空白，拍子全乱了，惹来不少同学的抱怨。散场时，却看到妈妈捧着向日葵站在走廊尽头。我扑进她怀里痛哭，她不追问不劝说，只是低头微笑，眼里的光像夏夜最亮的星。“人生不会总按谱子走。”那星光般的笑，成了我心中的北斗。

去年冬天妈妈生病，面色苍白的她仍努力微笑，只是那笑像被风吹皱的湖面，不复圆润。我端着粥，笨拙地吹凉喂她，忽然发现她眼角的细纹，像年轮刻下的括号。我学着她的模样扬起嘴角，她轻声说：“女儿笑起来，真像我年轻时。”

如今，换我在巷口等妈妈买菜归来，学着当年的她眉眼一弯。妈妈愣了愣，随即笑意绽放。

自传诗集里的人生

牛佳仪 银川阅海中学八年级
指导老师 李之

我家的书柜深处躺着一本泛黄的自传诗集，书名是《晚晴自有晚晴风》。扉页上的字迹苍劲有力，那是爷爷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念想。

爷爷是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木李镇牛家村人，生于1943年，兄弟姐妹7人，爷爷排行第四。1962年，爷爷高中毕业，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：参加高考或是应征入伍。爷爷选择了后者。第一次体检血压偏高，没能如愿。同年9月再次报名，顺利通过，光荣入伍，成为一名坦克兵。爷爷曾在自传中写道：“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想当兵、要当兵呢？是因为我从小就懂得没有国哪有家的道理！”

1969年，爷爷退伍回乡，1973年来到宁夏，成为灵武矿务局石沟驿煤矿的井下掘进工人，后来成为煤矿党委书记。2000年，爷爷退休，坚持练习书法绘画，笔耕不辍，还向报纸杂志投稿，不少作品被采用。2018年，他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爷爷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用脚踏实地的坚守，写就了平凡中的不凡。那本自传诗集里的字字句句，那顶落过风雪的旧军帽，都见证了一位老兵、一名党员、一个普通长辈的赤诚。他的精神正如晚晴余晖，温暖了我们，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。

秋天的香味

马星慧 大武口区隆湖六站小学六年级
指导老师 刘钰

暮秋，湖面空旷，平静如镜，夕阳将金黄色的光芒肆意挥洒，在星海湖上泛起碎金一般的波光。岸边丛丛芦苇洁白如羽，在微风中摇曳，仿佛千百只优雅的鸟儿在湖边休憩。

又是一年秋收，时节正好。路上洒满了欢歌笑语，老人青铜色的脸上盛开笑意，阿姨白皙的脸上流淌着青梨般的汁液，孩子们脸上挂满了一个个红透的苹果。鸟儿放声高歌，羊群也撒了欢，全然不顾头上那一记记清脆的鞭响。然而这一切，都淹没在拖拉机“哒哒哒”的忙碌声中。叔叔们坐在拖拉机上笑看四方，拖拉机里装满了金黄的稻谷。

我家果园里，酸青的柿子、粉嘟嘟的桃子、红彤彤的苹果、翠绿的枣子挂满了枝头。最诱人的是梨，它那清脆欲滴的模样，惹得人想入非非，觉得轻咬上一口就会溢出甘甜的汁来。生来就小巧玲珑的桃子，虽然没有梨的凉爽，也定是香甜可口沁人心脾……哎呀！不能再想象啦。你看它们一个个都急不可耐地探出围墙，惹得过往行人都忍不住要停下脚步多看几眼。

妈妈总会把果实分给街坊邻居，大家都夸赞很甜。“真的甜，我家的果子就是甜。”妈妈笑盈盈地吃着桃子，不住地赞叹。我知道，那是妈妈辛勤的结晶，也是妈妈一年中的高光时刻。

入夜，月光倾泻在田野上，高大的收割机休息了，稻浪起伏，秋虫吟唱，丰收时节特有的香味在夜色中渐渐扩散。香味进入我的房间，凝结在我的笔下，于是有了这篇《秋天的香味》。

那一次我真愧疚

胡玉欣 中宁二中七年级
指导老师 李富成

我揣着新借来的科幻小说，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。没一会儿上课铃声响了，我的心思却一直飘在那本勾人的小说上。李老师正逐字逐句解析数学公式，粉笔灰在阳光里轻轻飞扬，可那些字符在我眼里远不如星际探险的情节鲜活。终于，我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书写的间隙，飞快地把小说塞到数学课本下，悄悄翻到折好的页码处。我沉浸在主人公的冒险旅程中，完全没有察觉老师的到来。

“这本书的封面真别致，内容一定很精彩。”李老师没有一丝责备，全班同学的目光却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，像细小的针刺痛着我。我不敢抬起头，死死攥着书页，指节泛白，喉咙里像堵了棉花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原以为会迎来严厉的批评，甚至叫家长，可老师只是轻轻把小说收走，让我下课后去办公室。

下课铃一响，我低着头，磨磨蹭蹭地走进办公室。李老师把那本小说推到我面前，“我上学时也爱读科幻小说。”她笑着开口，像朋友聊天一般，“好读书是好事，但得选对时间。”

我抿着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小声说，“老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在课堂上分心。”李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知道错就好，人难免有忍不住的时候，但重要的是学会克制自己。”

接过小说的那一刻，我指尖微微颤抖，心里的愧疚像潮水般翻涌。李老师没有疾言厉色地指责，没有当众批评羞辱，那份温柔的包容，比任何惩罚都更让我难受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开小差。每当要分心时，总会想起李老师温和的眼神与那句“选对时间做对的事”。那一次羞愧与自省，也化作成长路上的一盏明灯，照亮我踏实前行的每一步。